3487
1736
v.19

乙巳禍蹟

十九

蔡述一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金安老
李彥迪
成世昌
福城
李若冰
具壽聃
羅　瀷
洪　暹
沈連源
金光準
閔起文
大小尹
東宮火
鄭光弼

禧陵
黃　憲
朴嬪
尹殷輔
洪彥弼
尹仁鏡

燃藜室記室卷之十二目錄

中宗朝故事本末

沈思遜為野人所殺

三奸用事沈貞　李沆　金克福

金安老復入　殺沈貞　竄鄭光弼　李沆金克成

朴敬嬪福成君獄　附洪叔　洪叔疇　洪礪

三凶用事丁酉敗死　金安老　許沆　蔡無擇

大小尹爭權　東宮失火

中宗廟庭配享

中宗朝相臣

東333381

文衡

名臣

儒逸

仁宗朝故事本末

仁宗

中宗朝故事本末

沈思遜爲野人所殺

二十三年戊子春滿浦僉使沈思遜偶涉虜境被殺
攷事撮要
己卯黨籍補曰丁亥
○時西虜搆釁朝廷簡文武具才思遜貞之子歷舍人
典翰由直提學陞滿浦僉使至是被殺金麟孫由舍
人擢爲義浦僉使尋以大司諫召還金伯醇歷檢閱
陞司成擢爲麟山僉使居五考移拜義州牧使朝野僉載
時思遜麾下士皆散走而不救右相李荇曰此而

不誅何以示法朝廷竟免其死議者皆以符言為然
上方赫怒銳意西討朝議多資之已命許硉為大
將符獨極諫曰兵凶戰危難保萬全使許硉為將雖
必勝萬全既勝之後未可以又使硉守之還患將無
窮矣竟不興師

三奸用事

自己卯後南究沈貞等專擅朝廷甲申吏判金安老爲衮所逐丁亥南衮死鄭光弼代爲領相時沈貞李沆金克愊等用事及庚寅安老復入貞等敗死貞沆克愊世謂辛卯三奸

丁亥李沆論臺諫有趙光祖餘習請禁之掌令李彦迪準兩司劄斥其非曰光弼攬沆言爲已意斥臺諫爲詭激排擯公論營救一人請策免光弼以杜禍漸廢黜李沆以正朝綱 晦齋年譜

李沆字士浩壬戌及第
仁廟還給職牒臺啓還收
李沆拜右相臺諫駁之至請遠竄大臣宰樞會賓
廳申救時領相鄭光弼判書許硡二相獨後到鄭曰何
遲也許曰於心有未穩處容熟思故晚也鄭曰成希
顔亦爲政丞李沆獨不可爲乎許曰臺諫所論今不

須是非矣顧於事體有大不然者　主上以臺諫之言竄流于外流之行雖僅出城門大臣率宰樞會賓廳申救可也今臺諫方論之方集于臺諫廳大臣亦率宰樞會廳同時並啓有若戰場何也鄭曰判書之論與年少人相合與吾朋儕所論不相入亦何也許曰必以為許洽故也然我之所論乃至言也適所見不合安可以苟同也遂告辭而出時許洽方為掌令許洽權輗齋名當路惡其伉直與其類私約於外金克愊先於經筵發之曰許某權某詭激不情請黜之以厲浮薄此意問諸大臣則可曉其情狀矣沈貞聞

之詰闕遇許礥於東賓廳前因與同入廳中開話貞曰金某素尊謹何自發此語吾將足其議是以來也礥曰一時利祿亦可愛萬世名節獨可棄乎貞默然遂還出金未幾廢退終身世人以貞為賣金然未可詳也前言往行錄昭代抄演

校理任權庚辰復入為校理因夜對言朝廷有大貪大賊上問為誰不能直斥權臣而退館中故舉武班數人以塞責焉是夜沈貞訪權父判書由謙曰余嘗謂校理端雅人今聞所言皆已卯餘習為父兄者所當嚴飭不至貽禍由謙惕然無以答已卯黨籍補

流判兵部凡除遷將一從贈賂多少時人為之語
曰自從李流判兵部僉使萬戶價須高後受朴雲寶
玩財貨授雲騰師憑賢訊問減死流配黨籍補

朴雲元宗之子

金安老復入

殺沈貞嬪李荇鄭光弼金克成

金安老賦性姦邪濟以文墨之才自在小官目寫憸人其子禧尚孝惠公主（章敬王后第一女仁宗之妹）封延城尉安老驟加陞擢甲申以吏曹判書專權亂政政府六曹沈貞李荇李沆金克愊等舉劾遠竄後因公主移配豐德丙戌至是戊戌伯閔壽千見安老曰何不以調停已卯人之意交歡兩沈乎然則權勢易致蓋沈彦慶彦光兄弟欲引用已卯人顧無其援安老傾心納款自言我若還朝可以收用已卯士類廷紳中或有信其果然而欲援之者又使其妻正言蔡無擇倡（黨）言金安老

乙抄

東宮孤單必用安老爲羽翼時　文定王后主壺已有兩間飛語大司憲沈彦光信無擇之言隨聲和附舉朝靡然已卯黨籍補東閣雜記

安老在豐德方畜復用大諫李嶼以保護東宮教之欣然自以爲得計使子禧朝夕立左相李荇之門果能售其巧寄齋雜記庚寅安老入朝

司諫朴紹獨燭其奸狀議與典翰碧宗敬合辭論列而未及發許沆方附安老且嘗被紹之斥於是合謀擠之庚寅冬遷朴紹爲司成以密陽府使李彦迪爲司諫　攷載

朴紹真率無僞表裡如一見之者皆謂正人任權交契最深庚寅紹與同僚議去安老約以明日啓之時權輗爲大司諫蔡無擇爲正言權曰君之同席皆可信乎紹愕然初不料無擇其黨也卽往大諫家謀先逐蔡已先到輗家心旣爲一矣翌日紹敗

方安老之再入也紹以司諫首攖其鋒羣小先令人各於異已之家窃伏以俟其入抵向及某人往来紹與典翰趙宗敬一紙被論李彦迪自密陽府使代爲司諫被召抵洛之日先訪紹候之者已潛通彦迪俄亦被論寄齋雜記

金安老

李彦廸抄

李彦廸入朝力言其不可與無擇意不合無擇遍正言而物論旋訾彦廸立異又左遷鳥司藝一日過彦慶兄弟彦光曰司藝何以知安老之為小人乎彦廸曰安老尹東京慶州時熟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也此人若得志誤國必矣彦慶曰雖得入豈授以權柄乎但欲為東宮地耳彦廸曰不然彼若入匪久必秉國柄專擅用事誰能有禦之者且東宮

漁村行狀
沈彥光號行狀
李之濂撰
狀曰安老之復入也惟
晦齋李先生知其奸
而欲沮之言于公曰
安老君東京時熟
觀其處心行事眞
小人情狀也此人得
志誤國必矣直提
學許洽聞而惡之
與同寮李任蘊逢
等因他事劾之至
謂曲信陰嗾謀搖
國是盖晦齋曾爲
司諫憤疾無擇誣
治朴雲之狀與羅

一國臣民所共屬意何待安老然後安耶彥光兄弟怒之乃宣言于朝曰李彥迪在朝金安老不得入即劾罷彥迪

辛卯安老始自謫中來先逐李彥迪朴紹等任權亦被斥盖以骨鯁憚之也己卯黨籍補

庚寅吏判張順孫欲逆執義任權或謂任某宜置侍從順孫即馳啓曰任權清流之人不宜臺諫欲逆李彥迪

之或有止之者敢啓　上不問但知道弘文館論啓不已或言於權〻曰清流之人皆我朋友我自不為詭激之行何爲辭避時議欲引用安老廷議紛紜權以執義疏言今之廷臣朋比相類大司諫沈彦光見之大怒欲竄之只落職歸禮山農墅己卯黨籍補

淑論其事故被奸黨假此藉口以寄中之遂命罷其職繼以朴公紹趙公宗敬欲論安老次第被逐公嘗初主引入安老之議而及後安老所做大故疎脫始覺其見賣而慚悔無及嘗曰不助當時數子之論致今日之悔我之死後宜為我厚幎冒將無以見數子於地下安老聞之憾公特甚云由是視之公既昧先見於前又無卞奸於後是則公

不得辭其責矣迨
安老終始擠排則
公之不附安老尤驗
矣○後尤庵有漁村
集跋玄石有辛卯事
辨說

灼抄

成世昌抄

庚寅冬大憲金謹思大諫權輗等啓曰沈貞奸邪
貪黷專權恣行以金克愊李沆結爲死友交相援救
自克愊及沆見斥如失左右手懷憤自危奸謀秘計
無所不至適值成世昌入論思之地自謂得其機會
輒陰嗾欲售其計而十目十手不能掩情狀　敗露
世昌既下詔獄自當按律繩治然貞罪之魁也舍其
魁而只治贅從豈人君用人之公乎夫人君所以重
大臣者以盡大臣之道也貞之延引後進以收人心
成世昌

交結侍從以售奸謀曲邀李沆留宿收議受朴氏之賂要朴氏之婢果大臣之道乎國家危亡恒由於大臣之專擅而人君或優遊不斷或跋扈難制事至於不可救悔之無及矣　成廟朝任士洪陰囑持平金彦臣駁玄碩圭　成廟知奸狀而即逆遐裔但不能縄之以法啓燕山危亡之禍今貞窃居鈞軸非士洪之比一綱打盡臺諫非碩圭一人之比罪浮士洪而今之擬罪更輕於士洪請按律定罪十二月竄貞于江西配世昌于平海是時金安老怨世昌擠已反還朝搆陷世昌與貞同害士林而逐之貞則辛卯十二

月與李沆一時賜死世昌則丁酉金安老伏辜後蒙
赦復職黨籍補

時安老倡輔　東宮假抑沈貞實欲濟私而人莫
論之世昌以副學乃奮然曰安老余所深知今若得
志將必誤國率同僚劾之大諫權輗大憲金謹思聽
安老陰嗾反誣世昌黨附沈貞搆陷非情請置重典
命鞫問世昌林於殞命竟誣服遂竄平海幽憤錄

退安老

昭　庚寅辛卯年間羣小以輔翼　東宮爲名金安老
在謫中陰爲之主及其召還日漸大橫時左相李荇
初爲援進而後悔之與金克成相俞汝霖判書率六曺
啓之任樞聞其詣闕欲同往問其弟棣曰除去小人
國之大事余在宰相之後不敢不同棣曰小人無恥
勝而後已況無可恃者乎以弟料之必無成也樞曰
吾意正如此飮醇醪極醉而還已而荇等果敗丙辰
丁巳

錄樞輔臣之父

辛卯張順孫韓效元拜相順孫貪汚黨安老效元安老比隣不數年驟至大拜

初李荇與安老相善者久當南袞之請竄安老荇獨以無名而逐宰相不得無孽也至涕泣相送袞聞而笑曰李公不知是人之奸邪終必為其所賣及安老之還入也其子禧上其父之冤枉議于三公荇以為安老初被無形之罪今又年久當自 上斟酌耳及放還竄逐嬉怨者殆盡荇斥言其陰私安老曰此皆臺諫所為非吾之所敢知也遂與其黨唱說曰李某安老

構成吾事非止罪吾也將以陷士林於是遣所親信
探荇之意大司憲沈彥慶問于荇曰外有浮言臺諫
欲論相公者比非臺中之論故臺諫欲自明云荇笑
曰若然則吾為萬世之權臣矣臺諫豈可以此自明
乎嘗有安老之黨謂荇曰　東宮孤單順叔焉羽翼
不可動搖荇曰國儲已定在朝之臣誰不欲焉　東
宮死者朝廷只有一安老乎及見其遺愚文歎曰小
人情狀盡在是矣遂與領相鄭光弼俱陳安老奸邪
請竄之正言許沆曰李某怯於被彈托効安老謀害
士林於是三司并起遂逐荇而餘人或罷或竄明年

壬辰生負李宗翼疏言時政得失語及荇無罪更激其怒遂竄荇于咸從縣甲午十月卒（容齋行狀）

自李荇爲安老所誣一時文士爲後生出題多招放麾不然則呀羹也蓋放麾指荇呀羹指安老也（上全）

安老既得志壬辰癸巳年間朝廷有收用黨人之議先赦流配人唯金俠朴薰生存放還（以實前日之言）安老啖相臣金謹思（安老黨癸巳入相）且折其已發之公論廢錮之有甚於前日人於是益知其奸（巳卯黨籍補安老）

癸巳竄領中樞鄭光弼於金海初安老憑藉內勢恣行不法欲取壺串牧場爲田光弼爲司僕都提調靳不許又稱內旨必欲得之光弼固拒之曰國家牧馬之地決難割給勢家可待老夫死後爲之安老深啣之又其貶斥在外也有欲放還者光弼又數寢之及其召還日漸大橫光弼謂左相李荇曰安老決不得爲善人由是積怨深怒百計擠陷洪礪之獄以故緩大獄論通又復鷄秩放歸田里安老猶以爲未快窮令人潛伺光弼過失竟無所得時議遷　禧陵章敬王后以光弼曾爲摠護使奉安先后於不吉之地構

揑据擯嗾臺官發論請置重典　上會羣臣收議一二臣外皆曰宜置一律　上特原之減死流金海安老必欲害之又嗾臺官論之以依律蒙允後臺官既散更命減死既許還止蓋使之不敢再論也前言往行錄黃冤記事俞載

安老竟受牧場及被罪還收

時鄭光弼竄金海李荇謫關西安老貽書二公曰觀朝廷必不相待莫如早自決也荇放飲而卒光弼笑曰朝廷以老臣有罪朝夕誅殛則當伏國典以一勵百可也況死生有命彼焉能殺我哉略不動心已安老

卯錄丙丁錄

退安老

丁酉遷禧陵於高陽仝為構罪鄭光弼之計也

僉載

朴敬嬪福城君之獄

庚寅敬嬪朴氏與其子福城君嵓廢爲庶人俱謫尚州本土朝野記聞作丁亥廢謫

初丁亥二月二十六日　東宮亥地懸一灼鼠以水桶木尼作榜書并掛之是時　仁廟居　東宮仁廟亥生而二月二十六日乃誕辰亥屬猪而鼠類猪時議以爲　東宮咀呪也宮中指朴氏所爲其侍女及唐城尉洪礪奴僕多被杖死亦有誣服者故至於賜之自盡黨籍補

朴嬪挾妖術謀欲危　東宮事覺　上大怒卽命竄逐稗官雜記

福城

仁廟誠孝出天而　文定小無保護之心灼鼠之
獄諉之於朴淑儀并其子賜死人皆寃之掛一錄寃
之云下丁亥二月云與黨籍補相同

嘉靖壬辰東宮近處有灼鼠詛呪之事且作假像懸
木牌書不道之說捕可疑人鞫之指以朴嬪所為賜
朴嬪及福成君嵋死兩翁主廢為庶人唐城尉洪礪
死杖下光川尉金仁慶竄外左議政沈貞以交結朴

嬪亦賜死自餘連累被罪者甚多鄭光弼鞫獄以為涉於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栲掠欲緩之而不得時金安老主張此事鍛鍊成獄因而擠陷其平昔有隙之人翌年癸巳又於閤內臺諫廳懸假像掛木牌書凶悖之言掌令蔡無擇正言鄭從護等見之即啓以洪礪餘黨尚在又試前日之謀因欲發明前事 上命招三司兩司禁府堂上入對又以老成之人不可不使知之并召領府事鄭光弼 上曰今見牌書字畫及凡施為與前牌相似臺諫所啓凶類欲明前事之言亦似不遠矣但前者洪家自服我書而死此筆

福誠

書與前無異豈死者更來而書之乎其欲亂朝廷者
所為乎前牌所書其時推官亦皆見之矣其各言之
左右或以為字體頗似或以為未知相同　上曰此
與匿名書無異前則於東宮為之故驚異而推之今
予意燒破則朝廷自靖也光弼曰大獄不可數興燒
破之教至當人心如此而大獄屢起近來天變甚多
未必不由於此也領相張順孫左相韓效元右相金
謹思等舍牘只請自　上裁斷禮判金安老曰今見
書體不如前書之熟與前不同也大司憲沈彦光曰
自上以書體之相似生疑甚不可也　上意如此則

下必揣度以前獄為虛事矣洪礪福成君兩翁主定罪皆斷自聖衷父子之情至情所在易為起動此必朴氏及兩翁主家人之所為欲使混淆而起前獄也前者鞫獄時脫漏者甚多其時推官物議至今非之大諫尚震曰見此牌則布置施為與前如一臣之意若他人則雖與千金豈忍書之乎兩翁主皆在都下僕隷根據若使歸鄉而僕屬隨去則禍稍息矣無擇曰頃者既得罪人快示王法今又寫之掛在兩司所見處其欲混迹之計明矣自上起其與前牌所書相似臣詳見前後所書其生熟頓不相似雖玉石俱焚

福城

兩司沈彦光尚震
等執義金希說
司諫尹豐亨持
平安玹金賢獻
納林鵬正言鄭
從濩崔漢輔直
提學南世健副
學權輗典翰趙
仁奎副應教許
沆應教李任副
修撰洪春卿博
士洪暹校理成倫
河緌先副校理
黃璣

必窮推而後已也安老無擇等之心以為不同者以其前日已有服我書而就死者故也兩司皆啓以不可不窮鞫上不從只令懸賞購捕金仁慶妻從往夫配所洪礪妻使之門外居住兩司請鞫兩翁主家奴僕五啓不允而退玉堂上劄論鄭光弼以為屢起大獄天變由於此其言至為悖理光弼於朴氏托以親戚交結甚密物論鄙之及權奸之敗往來救護洪礪之獄曲為逢迎今此復引天災欺誑　殿下不幾於一言喪邦云乎光弼之言真得大臣告君之體而醜正之輩公肆詆斥如此東閣雜記時擾左右言地者皆金安老之羽翼光弼之在

朝野羣邪之所忌也僉載

沈貞世皆以為金安老殺之安老果如有力一時被罪者固多矣獨於貞也　中廟必殺之又杖殺其子則豈獨安老之所獨為哉先是國舅尹汝弼泣謂貞曰　東宮灼鼠之變慘矣貞遂以其說白於　上朴氏之禍始此朴氏未廢之前豈不譖貞而必欲殺之也及勢成之後論殺朴氏母子世人徒知朴氏之禍由於安老而殊不知貞也實倡之也此必　中廟常蓄殺貞之心特因其機而發之耳野言別集

洪礪父叙疇淑之子性醇謹寡言笑生長綺紈歷

福城

敭清要絶無驕矜之色見重於時故時以工曹參議只被竄配杜門謝客無幾微見於色但以不得定省為恨及其父沒設位哀毀幾不起放還病卒語諸子侄曰死不足恨但為獨子遽背慈親死且不瞑於地下矣 僉載 洪淑見三凶敗死下

辛卯賜沈貞李沆等死金克福不食而死

昭彙

仁廟在東宮時以福城君嵋之事上疏于 中廟曰伏以天顯之親一氣而分喘息呼吸相為流通友

愛之情自不容已雖或有非常之變出於慮外而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者往者嵋之事臣年幼未能詳知其首末然其禍之慘所不忍言妖孽之作雖曰朴氏嵋也焉得以知之竄在遐裔亦云過矣厥后又興大獄母子相踵而死洪礪亦隕杖下變故之極古所罕聞其於兄弟之聞為如何哉死者既以已矣而嵋之一女棄在民間與庶人無異孩提之女亦何罪焉此又痛心者也二翁主年少女子不與其事明矣而屬籍亦絶思之至此不覺涕零由臣一身而兄弟之變至於如此〻臣平日恒懷痛悼者也孟軻有言身

福城　仁宗疏

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今臣侍居東宮天寵極矣而使二姊一侄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有忸怩仁人之於兄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如臣者有何怨怒於兄弟而不得親愛乎至於簞豆之儐飲食之飫亦不得和樂且湛則惻然之念益切于中前此徼達是意而未蒙允俞更瀝徼衷以瀆聖聽伏願垂憐稗官雜記　中宗感而從之外人初不知有疏久而後出中宗命復其爵立其後

韓山郡守李若氷上疏請為魯山燕山立後且論嵋之死罪狀未明請示悔悟之意前此金安老以朴嬪為詛呪構獄朴氏及嵋賜死　上召領議政尹殷

輔等示若氷疏傳曰此三事雖有欲言者拘於忌諱而不敢言如此之言至貴也權姦當國外托東宮使人不敢言內挾私毒以害之因朴之罪以及於嵋自上雖有不忍何能止之嵋罪實無名也有一女置民間已長而士族無與婚予意復其職則其女與士族婚嫁而追悔之意人皆知之若氷此論扶植綱常之大道也殷輔等回啓曰魯山燕山事不可更議嵋之罪名不可詳知但已絕屬籍恐難輕議大司憲柳仁淑大司諫慎居寬等交章論若氷欲為燕山魯山立後發邪論嵋之罪係關宗社而至引漢武悔殺戾
李若氷

太子之事以望　殿下悔悟至為悚戚請拿鞫定罪
上從之即文館以為求言之後以言推訊言者有妨
言路上劄爭之乃得免東閣雜記

三亥用事丁酉敗死

金安老位極權隆生人殺人不出於若父而由於安老苟有議已者輒唼洪麟蔡無擇等加以誹訕朝廷之罪聽其指嗾為一時鷹犬許沆其尤也引進其黨布滿朝著者黃士佑也逐聰篇許沆蔡無擇李茂先為鷹犬掛一錄

金安老許沆蔡無擇世謂丁酉三亥

許沆阿附安老行若狗彘常於經幄垂涕言曰臣許琮之孫也廢不欺負其矣小人情態如此韓忠獻公不獨有仇胄也丙丁錄

許沆為大司諫方附安老勢焰翕赫殘害士類無餘力具壽聃語正言朴忠元曰近日臺諫駁擊太甚豈不感傷和氣忠元然之他日謂同僚曰近日駁擊識者以為不可沆怒曰識者謂誰忠元不以實告沆曰正言不吐實亦是黨惡忠元懼罪以壽聃言告沆曰壽聃罪人正言往見之非也若不請閼自首不能免劾忠元乃請閼自劾壽聃遠竄士林以忠元為責友

石潭日記

黃士佑依阿取容位至吏判為人貪濁甲乎一時受賂賣爵以肥其家前起馬厩啓厩門及朝黜

檢則馬之懸柱題名者日不下五六逐瞬篇

具壽聊

有謗書貼於鍾樓斥安老蔡無擇許沆等罪而擇字用　上御諱沆字作抗皆無君之辭也時沈貞坐死未久議者指貞之子思順所為思順以承旨辛卯罷官家居遂下詔獄命搜得思順家書籍以憑筆跡其冊面有登南山放糞詩曰一聲雷雨掀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　上覽而怒屢被刑訊因死獄中已卯黨籍補　余載入癸巳

有無名子貼書鍾樓刺安老專權誤國翰林羅湲書諸策安老閱秘史見之問湲曰誰所書也湲正色羅湲

曰秉史筆者誰不可書安老怒啖彈之未幾卒漢常
謂自權奸得志積忿於清議久矣終必釀禍士林深
以為憂公沒九年而乙巳之禍伯仲湜淑皆不免
安老嘗見公少時代人館課試次韻西征賦韻大
稱賞謂人曰羅湜羅淑乃又有弟耶蓋忌之也溪谷
所撰墓碣　漢字明源安定人

乙未間洪暹為吏曹佐郎許沆蔡無擇方與安老
締結作威福力圖安老之子祺薦銓郎暹不從詬觸
沆：搆捏成獄鞫于殿庭受刑幾死長流興陽國朝

記事　林亨秀錦江田舟入明宗記林亨秀下

吏曹正郎洪暹乘醉往見叅判許洽言閒頗侵安老且曰秦檜傳不可不使見之洽亟止之曰正郎醉矣何言之辜爾吾雖聞之寧忍漏之然公大醉須速還家暹曰歸路且欲見李公公大憲也洽愕曰老夫叅公堂上醉而來見猶可與吾弟既無分且是法官之長少或失礼所関非輕切勿往也仍呼暹下人戒令直還勿得他往暹辭出直到沆家騶辜不得上之洽使人探之果已到矣曰吾過也使吾下人勒還本家則必無此矣大事今起惹馳馬去則暹已還矣洽洪暹

曰洪正卽大醉不省人事到此有何言今公亦見而知之矣流遞曰顏如白玉有何醉色但無所言耳洽曰外雖如此其實大醉雖有所言何足與較流不答夜抵安老家翌早獨啓之鞫之省獄一日受五十棍氣息奄奄將絶乃流之方未出獄骨節盡碎呼吸不出謂之已死置之墻下覆以草席羣鴉下瞰引頸而還飛公亦昏昏似睡忽聞呼委官聲者三判府事以下奔趨下迎公開目視之乃公也公暗謂寧有是耶其後三十年公入相以委官坐禁府其時執杖者尚在云寄齋　李思鈞敕洪暹入巳卯下

沈連源

沈連源以副學出為濟州牧使安老擠之也拜辭之日安老以壺酒送之江上執杯嘆詑以示難別之

沈連源

邑且曰君之此行吾實不知君有弟幾人可堪作官者乎答曰雖有二弟通源業科逢源多病不堪仕矣未數日拜逢源為金吾郎病不能出遂移拜副率連源曰平生所不知者此也既黜其兄又用其弟何心也上公

修撰閔世良往續送婿之家與一名官同席掌令云方傳會時論出入安老之家者也適見夏日正臨乃引席下之曰可謂當陽彼但回顧欽縢而已既罷即漏之世良知之遂乞縣為石城安老嗾敬差官金公斡搜得文書以罪人私相饋遺拿致詔獄受訊謫郭

山蓋以五斗米五束魚饋金獻允；；時謫在連山
也寄齋

朴紹字彦胄號冶川潘南人癸丑生入賢良薦不
赴舉己卯春式年壯元官至舍人庚寅罷歸陜川甲
午卒于家年四十二人皆惜之子應順為國舅追贈
公領議政　肅廟甲戌謚文康　別科薦目篤志好
古且有文藻
朴紹未及鸞貫便有求道之志才高亦能擺戛寅

秋鄉貢三科皆居第一翌年春中司馬第二赴會試入就講席舉止雍容應對詳敏講畢諸公皆曰今日得玉堂正字可賀時趙光祖以憲長在座曰觀其精采非屈於人下者豈必以正字為期乎果魁大科諸公皆曰孝直知人 思菴集

紹被罷在南陽玄黨忌其在近遂挈家歸陜川距京都九日程也嘗與金光準為別交光準有一奴一日能行三百里時議或有及公者必以此奴通之三日乃達以為常人謂兩公氣味氷炭而交道如此不可知 寄齋雜記

任權字士經號靜容　人丙午生丁卯進士癸
酉及第已卯弘文博士以言左遷庚辰復入為校理
庚寅斥罷丁酉復叙官至右參贊貞憲公　初四宰
任由謙以特進官入侍經筵副學任樞都承旨任虎
臣掌令任權修撰任柄俱入侍權又侃々論人過失
由謙出謂諸子曰吾家極盛滿入侍者十二人吾父
子孫居其半權又喜斥人不貶而何愀然不樂者久
寄齋雜記

光準

崔命昌字子慎一作汝慎開城人丙戌生甲子登第已
卯被斥居散官至禮曹叅判嘗指安老為小人故一
擯不復等室难溪洞自號松石居士歲糶楊州倉粟

人稱羅倉宰相公卒之明年安老敗黨籍補海東雜錄合錄慕齋作松亭記及碑銘

羅世績字丕承羅州人　文科有文名見忤於安老至杖流及安老死歷敭華要官至大司憲海東雜錄號松齋

丁煜字用晦昌原人號檜山煥之兄以孝友文學正直名　文科官至慶尚都事嫉惡如讎一日有搖穢之客隨衆參坐去後即撤坐席而焚之安老用事時以生員途遇臺官面叱之曰爾輩不効大官乃欲治犯馬耶安老聞之深銜坐是蹉跎年四十四卒

寧川立祠　爾宗朝賜額余載書卒
權勣　爲江華府使仁恕之政遍及
鰥寡見忤安老爲言者論罷　退溪集江華志

閔起文與宇齋名金安老聞其一隊有名稱欲令出其門下遣其子請交起文及諸友不肯引接宇嘗斥言其惡安老啣之嗾其黨論以謗訕鞫殿庭宇慷慨對曰已嘗言安老罪惡不預諸人遂置宇極刑餘并竄

○陳宇在上庠言時政得失忤安老意以誹謗論死李悌胤即陳同年友也陳之就刑言於太學曰今日陳壯元死我同年就能我餓之皆不應　李獨持酒壺陳於市痛哭而別浩溪記聞

○陳宇之死引正言李承孝以自明朝廷問承孝承孝乃以不知答之宇遂不免蓋承孝於宇有榜下相厚之分而坐視宇臨終不救臨死其乳父持筆以訣曰願有一言乃吟一絶曰漠漠皇天不我明浮雲流水奈吾生平生所抱無人識獨得清朝寃鬼名　逐睡篇

陳宇之死說者歸之於安老而安老實不知也宇之

死安老大驚曰吾儕難保矣咄〻不已逐睡篇陳宇

後追贈執義壯元

沈彥光字　號漁村　人

初彥光引入安老後安老作事不善己卯人亦不收叙彥光始恚及其將殺張玉父子彥光力捄之忤其意除咸鏡監司以出安老敗以都憲召還時議以為非彥光則安老何自以入乎縱後角立不可秉憲劾罪之齎恨歸家未幾卒識小錄

肅宗甲子沈彥光復官議曰彥光之引進安老本出於救解之意安老當國之後又有悔恨崖異之事則

追安老

其心之無他似無可疑但引入小人終難免誤國之罪見欺之後雖有悔恨之心且無明白上聞之事則及安老被罪之後朝廷公議追咎其誤事處之以奪職之罰未見其過當若使稍有黨附之跡又無悔恨之心則其罪奚但止於奪職而已乎若使彦光在世則朝家推原其心事更為收用亦或一道而既過百年之後追復其官爵事体重大非在下所敢擅議藥泉集

丁酉冬　上謂刑曹判書尹任曰卿欲廢　中宮云然耶任對曰此必金安老之計也安老欲害不相

好者則必以保護　東宮為言先起獄事驅陥諸人
於其中安老不去則此禍不止願亟除之　上曰非
卿無可圖者任即與大司憲梁淵圖之而徽傳内旨
淵曰非親見　上旨不可遂示前後之旨且曰公猶
以為疑則發啓日當開政以承旨為右尹以執義為
承旨以此為左驗也蓋執義蔡洛無擇之堂叔也
余載寄齋雜記　一作司諫
按洛即無擇季父

退安老

金安老專權屢興大獄王室至親及公卿大臣誅
竄相繼至有欲廢國母之說尹安仁斜即　文定王
后従父也密謀去之秘啓於妃曰安老謀不利於
丁酉殺安老

妃〻大懼俟上至而泣　上怪而問之對曰久侍左右今當見廢故悲耳　上大驚問其由以安老之謀告之　上震怒即欲誅之畏其權重以密旨付安仁圖之安仁往大司憲梁淵家賓客滿座不敢言而退朝而又往夕而又往淵始疑之俟客散引入卧室安仁以密旨示之淵即與大司諫黃憲一作金希說等共議劾之涪溪記問

李之瀛撰咸豐人沈彥光狀文曰按史草中宗丁酉十月二十四日庚午大司憲梁淵等與諫院論啓左相金安老請速遠竄絕陽答曰如啓

約既定兩司一會中學淵曰有大事之可論者皆曰何事淵曰吾當搆草第少俟之蓋覘安老子禔娶妻之日安老大會賓客無他疑也然猶恐其不濟事

再啓請即刻拿出絶島安置以定人心傳曰速令當直都官拿出城外後定處二十六日以沈彥光為工判是日安老賜死又史曰初安老欲以其外孫女納東宮佩壺諫論尹溉及尹元亮兩家之女不合與選尹溉因此被謫遂並停止國人皆知其謀彥光言於許沆曰近日外議如此臺諫前日之論皆為左相孫女地耶沆曰予則不敢言公何不言於左相耶彥光

俄聞政事命下淵托以腹痛起如廁故遲〻待之吏告曰承旨某除右尹又告曰執義除承旨矣於是淵意大安即出囊中啓草曰老夫有所受諸公勿起也一啓即允 上命宣傳官發卒圍其第押送配所

己卯黨籍補

先是上寵賜安老家有小禮必宣醞是日安老之子禔將娶賓客填堂日既晚內醞不宣安老心恠之俄而有金吾郎至賓客倉黃多有踰垣而遁者安老就捕令禔往曰過今日誰與我為婚者 涪溪記聞

殺安老

言於安老曰春蘭之妾議入東宮並乎今若納春蘭之女則臺諫所論皆歸不公何以示後乎春蘭安老之姪壻也安老色變曰吾家安有此事遂揩咲曰彦光退謂人曰昔王莽納其女於平帝多飾虛辭遜避之左相之誓以天日實類之安老聞之遂與彦光成隙因譖之云云

請斬三兇疏 起搢紳疏失名 曰金安老性本姦邪陰狡貪
濁凶毒狀如狐鼠心同鬼蜮濟以文墨緣飾姦術其
在少時朱溪君深源見其文知其為小人其妻婭李
耔亦嘗指為寒浞至於上國使一見其貌輒比妖草
然則安老之奸誰不知之而其所不知者獨 殿下
耳豈不痛哉曩在豐德有一文士指嗾機會藏其腹
劍而出其口蜜欺罔朝廷援結宮闈腐肉初生折翼
漸張反生異計遂露其餂鄉曲之謁族屬之趍偈為

士林濟私之計害之說指為公論愚夫君父有同兒戲把玩朝廷無異傀儡賢持上下交煽表裡威福大權盡歸掌握唯意所向莫敢牴牾勢焰薰天反有重於殿下一國之人唯知有安老益無忌憚奢侈日肆新搆大家客廳之制侔擬正殿嘗著小錄列在識中至書殿下得國之謠而繫其下曰吾相貴矣可言至今將秘訐極為難測言之至此可謂寒心自古小人之無狀者莫甚於王莽李林甫而其所欺之君則哀平玄宗也曷若安老之遺逢聖明盡售奸術若是之甚哉罪惡之跡不止於罪錢而愚民之

命尚延於海島則將何以塞天地之望慰神人之憤哉臣等竊謂不斬安危無以示王法也然安老之所以至此者實由於腹心爪牙之有其人而臣等不可殫記姑舉其尤甚者則許沆蔡無擇其人也沆奸猾陰慝浮於安老外則洞疑虛喝脅制人物內則淫烝婦翁有子之妾至出穢息無擇則傾邪頗僻不下於安老陰受安老頤指與沆同心睥睨朝廷誣罔士林引進紛邪使竊大權胎禍宗社貽毒邦家至於偶談醉話蹙頞射策者亦深文巧詆萋斐鍛鍊必置重律使上下阻隔內外箝默以成安老之勢者實二人也

誅未及天禍遽降二人相繼被喪而安老自知罪窮
失援輿憤將激則啣以起復飛簡邀致陰圖詭計若
使公論遑啟於數日則朝廷之禍不可勝言矣然則
沆與無擇亦不可不斬也伏願 殿下益堅聖斷廓
回乾剛將安老沆無擇之首竿之大衢以破羣奸之
膽生靈之憤云々

金安老許沆蔡無擇并賜死安老行至振威葛院
而死時三公共啟輔柳溥洪彦弼等以安老等伏
誅宗社幾危而安請告廟陳賀梁淵等以下論賞
加階黨籍
補

安老少時推命于中國卜者書與之曰極富極貴但死于葛莫曉其意至葛院乃驗 涪溪記聞

初蔡洛知其難保論安老之罪袖其彈文三入諫院而畏縮不敢發安老之敗洛亦例削其職 逐睡篇

丙申年間有人題葛院壁上曰羣小滿朝誣太平此身端合早歸耕愛君不敢輕休退苦受蚊虻瓮裡鳴觀其詩意必在朝不同志者所作方三凶用事之時淫刑峻法以待異己之人至於粉袍緇髡亦被其毒一國惴恐重足脅息莫敢議之乃有此人敢大書特書人心之不可誣如此明年丁酉三凶竄死 丙辰丁巳錄

梁淵既得志勢焰薰灼縱奴辱其鄰孀婦掌令李
弘幹囚訊之斷以法且劾家長不糾之罪竟坐比外
補月沙集

昭

安老丁酉服罪之後諸賢次〻進用任擢嘗於經

席進曰方安老在朝小人之無狀者黨比為惡固其宜矣　殿下亦黨比使縱其惡何也　中廟曰予不得辭其責甫盛哉王言真萬世帝王之法也丙辰丁巳錄

丁酉十二月太學生疏畧曰己卯之後忠志之士常患　殿下之不悟權奸之類惟恐　殿下之或悟於是權奸之說勝入而忠志之士日遠雖有欲悟　殿下之人肯吐無益之言忤權奸而受其禍哉自是士氣日渝邪正混淆權奸益無所憚恣行不道　各相爭權以邪攻邪一權奸雖去一權奸繼出　殿下之信前日權奸之心又移於後日之權奸故金安老以

尭邪貪毒之魁上則陰伺　殿下之意下則指嗾附
已之徒根據朝廷擅弄威福及其大柄潛移於掌握
舉朝莫敢以議已則排擯善類有甚於前日之權奸
殿量移　已卯被罪之人且有志於収用而安老
乃陰嗾腹心之居台府者謹思折其已發之公論反歸
諸私議　殿下又教以自此以後絶口莫言已卯之
事噫天下無兩是亦無兩非權奸非則不為權奸者
可知其必是也　殿下何不快悟乎近日三奸常惧
士氣或振言路或開已之奸狀或難掩覆故搆成虚
罪斥逐國老幾陷死地異已之人悉欲搏噬至於大

庭製述之聞辭委巷醉戲中之語并皆深文効法竟
致大罪自陳宇之死林下公論并與泯滅尋常之間
語及時事則寓目相省囊括禁嘿內外之臣畏怯積
威奪人田宅而不知檢取人婢僕而莫敢辨甚至輸
貨貿爵納物市寵問有公廉自在見忤三亮者則雖
其孝行卓犖而已旋之聞且不保有至有奉使价之
命者亦不愧壟斷之賤圖利中原見鄙華人墜毀名
節辱命污國臣等竊自惟原士氣以為已卯之過激
病於欲振自任之失已卯以後之過渝敗於擢奸相
繼冈上之害也是二者雖皆有弊若究其用心邪正

之際則是非皎然矣若徒責己卯之過不思權奸誣陷己卯之罪則其於是非何耶貞沆伏罪於前三凶繼誅於後一國凡有血氣者莫不雀躍相慶而至於己卯則至今有傷切之歎　殿下若一切以權奸例視則不惟一時公論不得其當而忠奸之迹將遂混於後世是非莫適所從危亡之幾安知不又兆於今日乎

右生員尹希聖所製後擢魁科官至吏佐參判尹壽之子也己卯黨籍補

大小尹爭權　東宮失火

初尹任與尹元老元衡有隙安老用事以保護東宮為名欲以傾中宮以張其勢乃奏放元老兄弟于外大小尹之說自此始起石潭日記

尹任乃　仁宗之舅以武人階崇政尹元衡即文定王后之弟為人姦邪登第雖踐華要而見棄清議銓郎中書之薦皆不得叅焉憤疾士林常懷嫁禍之心一時躁進之輩又各有所主互相抵排遂有大小尹之說飛語漸騰戊戌　中廟忽降內禪之命中外莫測　仁廟涕泣固辭乃止已亥東宮有火災籍籍指為人火目之元衡大司諫李霖等上劄有曰孽

昵之漸易至騰淩忌克之禍終成厲階云云辭語太
露識者憂之及東閣雜記
元衡得志霖被害
余載曰甲辰正月東宮失火記聞及
退溪重修記作癸卯正月東宮火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長而無子 明廟幼為
大君金安老即敗元老等還朝流言日播 仁廟甚
不自安文定亦以 明宗為危欲托外臣以自固於
是李芑陰進安固之計以結于元老兄弟石潭日記
或云中夜忽發內禪等下教則 世子跣足伏於
內四殿門外涕泣乞命云余載

東宮火

時東宮無嗣大爲臣民之憂而元老反覆媒孽外

以易樹之說傳播道路內以不利大君之言熒惑慈
殿聞及於　上上亦不知讒言之孔慝撫大君於膝
上曰汝若公主有何難保之憂汝爲大君不幸甚矣
至或流涕積成猜疑中外遑〻　幽憤錄○時大小尹
聲勢爭戛展轉成隙鄭希登倡言於朝曰近者朝著
之不靖初因成子澤交搆兩尹馴成讎隙實非私鬪
有關家國必先劾交亂之罪然後兩尹所爭分公私
糾劾可也兩尹深憚之私相禁戒曰鄭論若行吾儕
將不保朝夕矣　幽憤錄

一日大諫具壽聃發大小尹之說於經席　中廟

震怒欲兩罪之朝廷慮任倫中其禍固爭不可事遂
中止而士林惑於輔護東宮之說頗以任為歸有李
煇者宣言當還授任政府議者知禍之未戢也上令
當東宮衝火之變世子寢殿外鎖世子與嬪艱
難避火事迹顯著宮中之人皆指奸臣尹元老所為
正言沈答言於完席曰東宮衝火公論大發為言官
者何用容默乎今日論啓以正謀害東宮之罪同席
相顧失色有一諫官曰莫重之事明日更議論啓云
相詰罷仕不數日李霖為大諫答於霖同婿也即逋
幽憤録
東宮火

仁廟在　東宮下侍講院書曰予以薄德濫叨　東
宮天鑑孔昭固宜召尊自祖宗朝百餘年相傳屋宇
一宵盡為灰燼天之降譴實由於已而上致聖心驚
動下貽百僚遑遑如此酷變古所未聞反窮刻責若
無所容不知自處當何為宜願諸朋僚幸共寅師諸
僚商確教導上令

東宮失火闕內驚惑失措諸姬各救私室獨貴人
鄭氏澈之姊奔入　世子居內盡出書冊衣襨扶
世子問安于　大殿　上大加稱賞○一說闕內有
妖一夜鄭貴人侍　世子燕坐忽有黑氣過軒陛間

聲如雷震宮人俯伏息氣　世子欲開聰無人可使
貴人獨不動徐起扇之　世子益敬重　朝野僉載

甲辰春北虜入寇圍逼皇城中朝有請兵我國之
議或有慮遼陽人民不支而闌入則有難處之事
上以西方為虞以贊成柳灌出為平安監司時方有
大小尹之說廷議灌不可出外有以外重內輕為言
者　上教以欲弛西憂故出重臣以鎮之非有他意
特加崇祿而遣之　僉載
東宮火

中宗廟庭配享

領議政平城府院君武烈公　朴元宗

左議政昌山府院君忠定公　成希顔

左議政菁川府院君文成公　柳順汀

領議政文翼公　鄭光弼

中宗朝相臣

朴元宗　尹汝弼妻凡○外侄婿　金世弼撰行狀
丁亥生庚午卒年四十四無嗣有庶子雲

朴元宗字伯胤順天人平陽君仲善之子武科吏議
起復為畿伯靖國元勳平城府院君未入相大宦丙
寅拜相至領相忠烈公

昭

公生於豪貴發於武舉歷職清顯不拘名檢及其遭亂運機處置得宜遂成不世之功雖樵童牧竪亦知其姓名及其大拜自量不敢衆望折節謙恭黽勉行公而不學無術麁厲之氣發見於外雖在 上前持論者一忤其意亦暴露聲色不自戢然其天資確實去就不苟庚午三月力請辭職時論嘉之(陰崖雜記)

遐氓賤隷稱公姓名不離口或呼為朴爺(二樂亭集)

嘗以首揆兼判兵曹寵權隆重思欲引避告病在陶山墅朝廷有大事 上必問之時鄭士龍(湖陰)黃汝獻(柳村)俱為兵部郎以公務往咨公素豪侈大治苑囿

池臺館宇鋪設極其靡麗侍妾數十人披羅穀善歌
彈以二君之才待之極豐珍羞羅列奏樂侑觴令侍
婢各求一詩酬暢各賡而散二君相約治生得裕必
效乎城之一事鄭晚年後其饌而黃大起第教侍婢
絃歌者蓋效其顰也識小錄
賞賚特厚又以興清三百給之臧獲寶貨稱是服
御供奉多僭踰鄭士龍以禮即持公事投刺歷三門
至大廳前鍊石為砌庭有盤松數株丹檻綠窓華麗
奪目轉入一門有小閣如飛朱簾垂地語聲隱隱如
自雲霧中來有一女侍頭戴首飾穿黃衫紅裳曳塵

而出曰相公請入又進一門清香迷鼻公於荷池東畔坐於平床之上繡枕華席兩又鬟持麈而立堂上簾內女侍又不知幾許公起立迎坐士龍拜訖示公事蓋問禮文事也公置左右曰僕以武夫有何知識賴宗社之靈乘時崛起冒此亟擾惶恐而已安敢與議於朝廷上公事自有本末善處觀君年少風采前程極遠幸飲老夫酒遽呼進酒羣女侍齊聲跪進珍羞交錯女工數十持綵竹環奏池上公舉杯勸之曰勿以武夫為嫌遂盡歡而罷使諸女侍扶腋到外門而上士龍晚年多置第宅自奉極侈而乃曰安能仿

佛其萬一哉寄齋

公少而美容儀風采峻聳韓明澮一見奇之曰他日必為大器年二十中武科　成宗朝承旨兵議燕山朝吏議江原京畿監司為右尹時左尹洪興性嚴重少許可與公同事常稱曰國器墓誌容齋集

畿伯時言西南立標事見燕山紀中朝使入境驛路館待多失程期公又以為言主怒曰前此無有忤我者某獨敢爾公亦惧禍及求外乃出節度咸鏡（全上）

身長九尺儀度偉如貌稱其德無邊幅不置睫昤性喜文雅雖至顯達常以書自隨

柳順汀

柳順汀字智翁晉州人

文甦靖國功臣菁川府

院君丁卯拜相至領征倭時都元帥文定公

成希顏

成希顏字愚翁昌寧人　文科靖國功臣昌山府院君已巳拜相至領忠定公癸酉七月卒

公生時母　氏夢一神叟来授笏杖曰可携此令甫家福祿與公綽知識已有致遠之氣碑序

公丁母憂廬墓必親具奠饌嘗與弟掘薯蕷於山谷適疲共睡巖上夢先公呼有賊驚覺見巨虎已迫前即擲石走避之人以為孝誠所感誌序

公首建大策及錄靖國勳以爵秩讓元宗順汀居右而自居第三時論多之寶鑑

公參判刑書時館儒見辱於賤隷聯名請誅而其
隷乃首相愼承善奴為左相李克均婢婿也判書韓
致亨難於決治病不出克均之弟克墩造公第者再
稱疾不見兩相方怒一日赴朝堂兩相語侵公公卽

於會中出白曰衆儒士見歐於一賤隷罪當誅也此乃國法不當貸豈敢為相公撓政乎不然則當啓知自退也兩公愧謝滿座咸悚公不動色退而杖斃之識小録

朴元宗成希顔柳順汀等靖亂之後相繼輔政世謂三大臣　中廟禮待異常朝退則為之起出門然後復位三大臣未之知也希顔老病自公委蛇甚從容自得至門中檢言曰相公不知　上起立即何行之緩耶希顔流汗滿面曰老夫不知死所矣昔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人臣有震主之威而能保終始者未

之有也三大臣皆得令終我　中廟可謂至德也涪溪記聞

成希顏性坦率多大節立朝忼慨志尚不拘而不學無術又不能下人受過徒知悻悻自好相業草草功名大損於舊時卜相之日攘臂大言金應箕一千不能易一申用漑申用漑一千不能易一鄭光弼其妄言不顧多此類其力薦光弼非但用私欵亦以逢迎光弼嘗有餽孚之重故爾三人者皆中興元勳得君最專而功烈無聞然皆一時之肆情極慾相繼淪亡舉朝惶駭物論恨之希顏嘗鍾愛平壤妓申哥强

情致病實是厲階云發喪之日妓即被髮跣足逃隱人家復為法司所追捕人曰成公之明足見一女之情狀而蠱惑已甚至臨終之日亦以是妓托其子琛云陰崖雜記

病重子琛特陞堂上

宋軼　甲戌生庚辰卒　文科靖國功臣礪原府院君癸酉拜相至領敦寧公

宋軼字可中礪山人

甲戌三月兩司以宋軼洪淑尹珣姜澂不合本職論啓曰軼本患失鄙夫貪饕無恥循致宰相無一善可稱治第於興德洞服父喪乘輿白日往來晛然不憚置庄舍於永柔等處請邑倅用官人治之又徵索於平安兵使李允儉允儉素諂佞者多造舡隻滿載以送舡運車輸納賂無厭淑不學無術貪婪無厭壓良為奴掠取民田喜言笑取媚上下自以為酬酢世務無出已右　上亦以是多之驟加崇品叨叅政府家本貧窮兄弟易衣以出屢為要官卒為豐饒富官妓為妾治妾家極精麗妾非綾緞不服珣偷寵燕山登

科五年亟寫資憲其妻李氏亦以宗室女見幸於燕
山出入宮闈頗有醜聲人言珣之資憲乃是王八債
云而入聖朝猶冒爵秩眷待其妻無異平日物論鄙
笑澈素甚闇劣無才行居官無狀近年 上勵精為
治責望宰輔而卒多庸鄙苟且歲月其中如軼淑
上所倚重而依違日甚如珣澈人所指笑而猶冒六
卿公議沸騰而猶以朝廷宰執多是等類便加區別
恐生禍端至是諫院先疏以聞不揆指其實惟論其
大槩蓋不欲迫之以形勢唯望 上之斟酌進退且
因其辭避而罷之庶幾得體既敎之後物論愈藉藉

不得已合司以啓陰崖雜錄海東野言

公生於外祖朴謙亨密陽之第歲餘謙亨嘗抱登樓偶失手墮樓下蒼黃視之則已匍匐就行無所傷成世昌撰碑

公厖眉高準狀似微顰　上嘗因進見目送之曰宋某有何不快乃爾蹙額盖重公而戲也上仝

鄭光弼　己亥卒年七十七　僉載書卒

鄭光弼字士勛東萊人吏判蘭宗子壬午生壬子進士仍擢第初補成均館學諭議政府司錄奉常寺直

鄭光弼

長不甲小官供職彌謹左議政李克均一見以公輔期之時克均為　成廟實錄撰裁官擢公處都應專委編摩館負於夏考俱見貶居中公亦不免局僚皆意其不仕克均曰鄭之弘量必不屑矣俄而果至其為名公所推重如此

歷直提學拜吏議燕山朝抗疏諫禽荒竄牙山時法令峻急被謫者不得自由公擁篲守門官無厭苦之色

丙寅秋將置重典押官遞至怡然就途邑倅追訣于野外觀者憫然涕泣送餞公言笑自若忽有以廢

立告來者座中皆歡呼失次公喟然曰此乃為宗社大計也仍却肉楪曰但未聞故主死故也見者歎服

東閣雜記朝野僉載

公有器局善應接言貌休休而眸眇甚嚴成希顏嘗服其度量謂如光弼可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敬之如神明力薦之由咸鏡監司加階為贊成贊成而為政丞　上嘗卜相於寧樞宋軼薦金應箕柳洵意在應箕而重違希顏之旨并薦光弼希顏獨颺言曰今日擇相當以光弼為得申用漑為次應箕雖如精金美玉當國家有為之時無能往來且已位極樞府

與聞國政不必更登台司實沮其入相之路也應箕踞履端重操存誠敬平生無疾言遽色大為　成廟所器重希顏不稽衆論妄加譏貶取捨顛倒朝論惜之○己卯冬公獨當北門之變犯雷霆而緩斧鉞魚肉之禍賴公而免希顏之言驗矣陰崖日錄

癸酉拜相

乙亥章敬王后薨後宮有嬖寵者欲挾己出窺陞中壼者上相依違首鼠公率堂僚引經義扣閽力爭坤位乃正僉載

己卯為首相　上因災異延訪于思政殿左右迭

進弭災之策韓忠進曰聖上雖勵精求治鄙夫敢據
首相之位災變之作必有所由而治道之成不可望
矣及退宴廳右相申用漑作色大言曰新進之士面
斥相臣此習不可長也公顏色自若揮手止之曰渠
知吾輩之不怒此言也若小有忌憚雖勸之必不肯
也於吾固無所害而年少敢言之風不宜摧抑之也
用漑服其言而聞者以為有大臣之量松窩
右議政鄭光弼嘗於經筵極論選上奴子各府皂
隷各鎮水軍丁單役重將不能支請料理疏數勞逸
使之安業旋命收議寧相皆以循舊為便光弼亦依
違敬菴

違無所建明初光弼入相議者皆云光弼必謬為恢大之體深遠之規以誣人望及處非據手足俱露罔知所為第一建白不過皂隸數事而更無所底識者譏之上同　選上奴詳徒隸典故

己卯罷相丁亥衮死復入相己卯錄

癸巳金安老執政捃摭公欲殺之以公曾為　禧陵摠護使奉安　先后於不吉之地搆捏請置重典

禧陵

中廟減死流金海光弼先已譴罷歸懷德村舍不意金吾郎馳到家人皆驚惶涕泣光弼方對客六博呼

盧不輟俄審末減流配稽首曰　上恩至矣逮夜寢
睡鼻息如雷明朝束擔登途無一毫見於辭色前言往行錄
○公既謫金海禍在朝夕子弟盡赴公所獨夫人在
家號咷使女婢伻探消息於元繼蔡繼蔡計無所出召
瞽者金希命使卜之對曰尚有十餘年福祿論議雖
峻終必無事語未了有人來告曰已允臺論矣其婢
拒卜者號擗曰事已如此爾言何也孝命曰以吾所
推見之萬無意外之慮而業已至此余亦何為遂脫
身而走俄有人來告臺諫蒙允既散之後傳曰減死

謫金海逆旅中作一律云積諺如山竟見原此生無路荅天恩十登峻嶺雙垂淚三渡長江獨斷魂漠漠高山雲潑墨茫茫大野雨翻盆暮投臨海東城外草屋蕭〻竹作門 黨籍補

僉載曰光弼丁酉夏謫在貶月六彀而三凶伏辟即賜環

及丁酉安老伏罪以領中樞召公僮僕持朝報倍道而往中夜至謫所足繭口燥僵仆不能言子弟惶恐探囊中消息則乃吉語也即白之公曰然乎雷息酣寢明朝見其書還都都人加額未幾卒己卯丙辰丁巳錄

公有識鑑薦用人必先視其容貌故所舉多至大官黃憲初登第以承文正字詣公第公款待而饋以食撤去起送之視其背良久還坐子弟問其故公曰此人貌豐而秀必至卿相觀其食啖必速升而早敗背不及面當無子也黃未幾登庸纔入政府而剤官又無子皆如公言惺翁識小錄

公每食以其餘只令孫惟吉曾孫芝衍食之他子弟不得與李憲國完城少時以族孫往省方飯二公適不在食訖熟視憲國呼侍婢輟而與之侍婢相目笑曰彼亦有台鼎之相耶其後憲國登第至左相以忠

朴氏

直受知於　宣廟八十而卒上同

壺位未定淑儀朴氏寵冠後宮欲援　章敬之例自陞中位　上欲從之而不知大臣之意令慇辭求之於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漑等試觀其意公獨奮然不許曰正位當更求淑德名門不可以側微陞遂以真西山大學衍義齊家之要范祖禹擇后之事進諫朴氏意遂沮　上意定於納新妃士流間之相語曰鄭光弼此舉宋韓富無以過也實錄

太常議謚曰某風骨奇偉胸次恢曠外和內剛其在廢主首倡起禍毅然當之其在中興再領鈞軸超然獨任先事而猷炳幾而憂安危之幾邪正之分屹然有奔波砥柱之力人稱有古宰相風焉頃為誣譴顛沛百罹少不介懷賜環還京之日都人以手加額喜迓相慶雖在閑地朝野猶望其復相其為德望素服如此黨籍補

金應箕　忠信愛人曰文　知中樞之慶子　陰崔曰甲戌文載入
思慮深遠曰翼　相戊寅春被論

金應箕字伯春善山人　文科專任講任十餘年
朴氏

癸酉拜相至左文戴公公為人端厚博學天文地理
筭數之學無不精通以為東方聖人稱之及其為相
名揖素望

申用漸字漸之淑舟之孫潞子號二樂亭松溪戊申文科燕山甲子謫靈光　中廟改玉以刑曹參判召還文衡丙子拜相至左巳卯冬卒文景公公天姿豪爽器宇坦易望之毅然若不可犯即之溫然為文章遒勁簡古去華靡無一點塵俗氣且有文武才但溺於酒色人以此少之名臣錄

登卯登上庠年二十一自是大肆力為文章射御亦出衆識者知為他日將相之器戊申擢第選入玉堂成廟至解御衣而衣之

公父溺死於非命嘗疏請赴北方以復讎朝廷不許至是公詗知仇人入都下乘夜格殺之道上三省將鞫殺人者公欲詣吏自首母夫人泣涕固止之朝廷置而不問

公與鄭光弼為金石之交　上問光弼曰卿友何人對曰臣無友惟有申用漑一人而已後日用漑入對　上又問之對曰鄭光弼乃臣之友也　上曰卿二人可謂知己已卯之變用漑已卒人以為用漑若在必能鎮定使無憂也光弼亦嘆其早逝使我獨當此變也寄齋

公天姿豪邁卓犖有大節性嗜酒有時呼老僕相
與引滿大爵醉倒而止壽養菊八盆方秋盛發置在
堂中高與梁齊公愛其顏郁賞玩不輟一日謂家人
今日當有八位客至備酒饌以待之日將及寂然無
客家人怪之公曰第少待之乃既上圓魄入堂花光
月色燗熳皎潔公始呼進酒指八菊曰此吾佳客也
各陳盛饌公曰我當行酒以銀杯桃盃各進二盃而公
亦醉矣 壽齋高門山膰腹彭亨飲食兼人人或致饋不擇精粗多少口未嘗閑酒人尤無量方在尸曹一日謂下吏明有相識赴外任我當出餞於幕華館設帳幕酒饌以待明日促駕而進果於館門設帳酒三盃饌一笥列於桌上荆山既坐有一吏奇告曰今日只有大浦萬戶辭朝而路由東大門一

矣荊山曰此吾故旧曾與有約何相瞞也然無奈何矣喉頗燥試盡一大鍾遂空其一盃又與錄事書吏單對酌一盃一盃猶在荊山曰又豈可不勸主人自館门第一柱擎鍾以勸有若相酬者然三盃已空然後微醺而返比之申公可謂此豪而彼麁也 上同

公案為當時士流宗主南衮有禍心久矣而畏公不敢發且感公薦以代己隱然有待矣公歿後遂無所憚 尤庵集

李施愛之亂公父溺倉卒無以應變投入廳上曲樓之隙賊求之不得將去有小吏指所在處竟為所害公及長必欲報讐交結洪裕孫慶生成吉道審知小吏面貌姓名一日吏以事來京公時為舍人與裕

孫乘昏扶斧步往其寓使裕孫招出似若以官事相
告語者公自其後斫而殺之松窩雜說

安瑭字彥宝辛巳生庚子生貞辛丑及第官左
議政己卯罷辛巳秋削職辛巳冬祀連上
變　明廟賜職牒　宣廟贈謚貞愍

燕山時朝廷荒乱久革諫院之官　中廟反正之日

特以公為大司諫為其剛直能救廢政也四領都憲振起頹綱刷雪寃滯及判銓曹以甄拔賢士激揚流俗為己任及登台府與領相鄭光弼務持大體裁抑鎮定

公莊重寡言笑清儉自律守正秉公果於為義多所建明如復 昭陵從祀鄭圃隱追贈寒暄一蠹擢趙光祖金湜朴薰薦拔金安國金淨宋欽潘碩枰設薦科等事公力居多故特慍于羣小難乎其免禍矣

公三子皆中薦科俱為清顯公戒盛滿察時勢欲退不能而夫人暴逝公惟黽勉從仕而已壹辭補

公平生不顧生產作業祿俸之外更無營畜位至
崇品益著清儉夫人之喪無以為措至於假貸辦喪
諸公無不歎服性且剛直惟國耳公耳慍于羣小竟
陷大禍上同

公㊀按察湖西有詩曰攬轡澄清吾豈敢只將忠
義不謀身上同

明庸丙寅公沒四十六年公孫玩上書言凡告變之人希
望重賞必舉大罪而家祀連之告只為謀害大臣則
明非叛逆之類而過蒙重罪故一時被罪之人已於
中庸朝皆蒙收叙惟祖父未蒙伸雪誠為九泉之

寃　明廟命還給戢牒　宣廟乙亥太常叙曰安某
天性簡直處事剛果外莊內和守正不撓居家儉素
盡心奉公甄拔賢才以啓己卯隆會之盛力排邪議
庶救忠良誣枉之獄權奸蓄憾鍛鍊成獄二子俱被
極刑身且不免嗚呼痛哉　黨籍補　直道不撓曰貞　在國逢難曰愍

金詮

金詮字仲倫延安人号懶軒　文科己卯神武門變
後即入相至領忠貞公

南袞　金載書死嫡有外孫惟孽子屬祀　謚文景

南袞字士華宜寧人號止亭　生　文科重瞳
己卯拜相至領丁亥死
袞早以文章緣飾名重搢紳其所與遊如洪彥忠
朴誾李荇皆一時善士厭心不悅故諸公亦不以誠
許只期功名之器權謂當稱小人才慮籍補
袞少以文名去急於進取居表時誣告朴耕謀叛
抵死由是不容於清議竟與沈貞構殺趙光祖諸人
饞喙慘於鋸鋒芟刈善良殄瘁邦國原情定罪五刑
猶輕而竟保首領老死牖下身後削爵之罰不足以
當萬分之一可勝嘆哉石潭日記

癸酉拜大憲因朝野之憤請復　昭陵得允然時
叔輕之不肯許文柄安瑭言自古才行兼全者不能
多得若衮之辭藻則不可棄也遂掌文衡一喜一憾
及己卯時論方正恐名位不能自保遂搆黨禍辛巳
獄成衮自製疏嗾臺諫上章姑舉刑政不嚴朝綱解
弛數条構陷黨人巧飾論列指為黨逆務遵嚴刑峻
法欲使一世之人不得論救其為計至奸極巧矣其
後五六年之間當時同事之人相繼淪沒而人心難
誣公論自激常書空咄咄懷憂不樂問族生曰人謂
我為何如耶荅曰當不免小人之敗遂使家童取平

生草稿悉焚之 黨籍補

袁既搆害士林自知得罪於萬世恐其文章出而重為人僇辱臨終悉取私藁焚之其為役後計力巧矣然今見其一二詩文則似未盡善頤庵宋寅其外孫也嘗曰外王父之文不甚好何以得名於當世云 芝峯類說

己卯之變南袁宗主張其事其後年少軍聚不逞之徒以清君側為名相繼而起連頸就誅猶不知止袁內懷危懼每日昏夜微服潛行輪徙他家止宿到曉還家如是者至歲餘乃止 思齋摭言

李林甫之徒床南衮之徒家小人行事古今一情
觀物筆記黨籍補

金慕齋嘗言衮之擠陷己卯士流也本意欲殺其
勢止於罷斥而已初無殺害之意而又恐言不見聽
故張皇成罪及其處分過重不得保全其生衮雖悔之
而自己呼設機穽不能旋自救止目見其死而終身
以為恨云月汀漫錄

南衮為柳子光傳甚有巧思於史禍一節尤模寫
如畫可謂曲盡其情態矣有人題詩曰畢竟肝腸誰得
似不知身作傳中人芝峯類說

南袁坏傳書子光罪惡極盡無餘及己卯踵子光之事夜開北門使一時清流一網打盡迹其所為有甚於戊午是袁自作坏傳自書己惡小人情狀暴露於後日令人一讀不覺抏腕然欲知戊午起禍之源不可無坏傳故今姑沒其名而錄其傳以為小人之戒云 柳子光傳跋

袁家于白嶽麓其北園有泉石之勝朴閭每與李荇攜酒往遊袁以承旨晨入夜歸輒不得偕閭戲名其岩曰大隱瀨曰萬里蓋岩未為主人所知所以為大隱而瀨若在萬里之遠云嘗醉題岩石曰主人官

高勢薰灼門前車馬多伺候三年一日不窺園倘有
山靈應受詬稗官

申文景用溉將傳文衡於南袠一日袠談話請賦詩
曰楊柳陰陰欲午鷄忽驚窮巷溢輪蹄爭看風裁空
隣舍但其盤迮窘老妻秉興但知傾藥玉忘形不覺
挽鞋厓泥吟欲賦高軒過鄭重荒詞未敢題申歎寄
曰衣鉢有所歸矣未幾袠典文稗官雜記

頤菴刻袠文而不刻其詩然湖陰嘗言止亭之詩
終是大家數何可不傳於後袠祭景舟文曰黃昏排
闥直入我二人共貞頤菴刪去不載月汀漫錄

金駙孫之甥尹某謁南袞袞太息曰世寧復有如濯纓者更出乎尹曰以公之文章而乃嘆羨外叔耶乎袞曰爾輩正不知文章家數耳比之於水濯纓乃江河而余則溝瀆也烏可相方 月汀漫錄

宣廟初追削南袞官爵

袁弟麋字士美歸知止堂己酉生進壬戌別科官至直提學見國事日非絶意世途托以青盲不仕隱於積城紺嶽山常以布笠葵衣遊遍國內山川自稱滄浪居士逍遥子所至不言姓名世無識面者辛巳始還紺波洞齋舍庚子卒年八十二及患未疾也公之胤掌令廷緯自谷山任所歸侍公戒之曰汝之八涂郡邑三辭五就為親屈也而吾家且有舊田廬足以庇風雨具饘粥我死之後勿復為仕進之計墓碣只題水部舊啣若典翰直學生既不就死何題墓明廟嘗曰故直提學南某平生恬退之節既可嘉尚

而其子廷緝又如是清白雖古之良吏無過於此特賜表褒　南藥泉曰南直學之托疾不仕有王安禮避兄之志云李福源撰墓誌

李惟清

李惟清字直哉韓山人　成宗丙午文科己卯與南袞同日拜相至左議政耆社恭偏公

權鮑

權鈞字正卿安東人　成宗文科靖國公永昌府院君士流敗後癸未起廢拜右議政

沈貞　辛卯生

沈貞字貞之豊山人乙卯生負壬戌及第靖國功臣花川府院君丁亥拜相至左庚寅削爵謫江西壬辰賜死

言貌巧黠作態媚嫵自稱善謀權變而人指智囊

乙卯畫錄補

貞判刑曹凡獄囚不究曲直惟務剖決一日將詰朝以囹圄空虛啓達有補告禁肉者貞曰鹿肉恰似老牛肉稞下吏承貞意以鹿肉爲報卽上聞曰民蒙聖化牟於刑措命賜酒其同上多類此時乙卯士類或死或竄者甚多貞實下手而反欲得刑措之名其矯誣無忌甚矣 乙卯畫錄補 芝峯類說東閣雜說

貞於陽川搆逍遙臺扁亦一時作者以題懸板朴祥詩有半山排棄俎秋壑開尊盃之句貞知其譏己遂撤而焚之 丙辰丁巳錄

有人題逍遙亭曰落葉藏~~寒鉄陽退甘~~秋壑斜陽過半山貞不悟張玉作逍遙亭序甚佳而有曰奉瓊嘔於他年霑玉筆之餘瀝人以爲病芝峯類說人以柳亭張玉号不能如訥齋爲恨竊謂譏諷之辭貴乎含蓄私堅半山之語得無太呈露乎若其序文所謂津名投金要激貪夫之志其諷貞之黷貨固已切矣至云任作人間宰相名綴天上神仙則分明以林甫杞況貞其罵之亦毒矣特詞旨渾婉未易識耳淏谷集

壬辰以交結朴嬪賜死貞惡積罪盈天道好還雖其自取然以此成罪人有不服者東閣雜記

中明朝貞子孫累以貞職牒還給事呈上言皆被
彈論亦以冒濫呈訴被罪寔繇補
貞子思遜以滿浦僉使為野人所殺思順鍾樓謗
書撤杖死獄中

貞弟義字義之號大觀齋 文科吏佐湖堂俄
以性不慧遂滯沈〔沈滯〕不達 寄齋雜記
義文章浩汗性不解事有王掾之譏肰亦以瘕自

處能沈晦以免禍故人以為其愚不可及嘗以學官課試于泮宮賦以畫二牛為題儒生所著皆不工義暫出歇幕一揮而就毋不加點付書吏曰汝有相知儒生以此與之儒生書而呈之諸考官擊節嘆美曰此場屋安得有此作義欣然曰先生之言是矣此乃吾作考士皆絶倒 紫海筆談

義恐兄之不免於禍屢欲言之以其癡而不省也嘗到貞家見鼠竇指而謂兄曰此兄他日求出而不可得者也今日試出之如何貞不答後貞被法乃來笑曰鼠竇在彼兄何去也 寄齋雜記

貞雖猜忌賊害其友愛則天至貞嘗與南衮議于小齋義自外至排牕而言曰兩個小人衮大怒色變貞怕然曰吾弟素癡願相公恕之衮遂釋然（紫海筆談）

嘗見兄位高權盛多置田園心中不悅欲以計瞞之一日義晨寤而泣曰夢見父母父母言汝是小子吾甚念之其田某奴吾欲與汝未及而死竟不能忘也吾以是悲貞大感曰父母念汝至矣吾何愛是物不慰地下之靈即座作券而與之貞後知見欺欲試義之意亦晨寤佯悲曰夢見父母父母言某田某奴欲以付汝未及而終吾為是悲義曰春夢何可盡信

貞大笑而已 紫海筆談寄齋雜記

義與成世昌隣而居見其園晒三紬潛取之婢呼曰沈佐郎盡取紬去矣成夫人亟以他三紬送之曰欲為衣表願以此換義謝曰既得表又得裏夫人知我心也割之五六分與路人 寄齋雜記

義嘗著大觀小觀賦以示意又著記夢以寓言與徐敬德成世昌洪士俯為友徐有送大觀齋序成洪二公亦非妄交之人若非曼倩玩世之徒則其亦自汚以取容者歟 寄齋雜記

李荇 司諫宜茂子成成生

李荇字擇之德水人號容齋乙卯文科年十八丁亥

拜相至左文定公僉載作文慰燕山甲子春以應
教被鞫杖配忠州六月又坐朴訚事再杖還配九月
復以應擧時事追繫栲掠十二月減死杖屬咸安為
奴乙丑八月又因匿名書繫掠丙寅正月出配巨
初與己卯諸賢不相合退居沔川滄澤自號漁叟
及禍作徵拜副學慎齋集
終南山下青鶴洞中有屏巖盤石幽靜可愛公搆
書堂于其中華使唐皐史道皆有詩
辛巳為唐皐史道逆接使唐皐每歎服公之為人
及其詩章稱為吟壇老將戒副使慎勿輕投容齋行

狀周世鵬撰

坐朴閭杖配後與士流相角與沈彦光力召安老反爲其黨所攻謫卒

辛卯遇相壬辰竄咸從甲午十月卒年五十七丁酉十一月命復職

身長十尺許面方而髯美自號青鶴道人夾路種松檜桃柳公退扶杖逍遥蕭然如野人一日有錄事乘昏報奇有一人着履麁衣率小童出洞門錄事騎過而問政丞在乎公徐顧曰欲報奇乎我來吠錄事不覺墜馬 行狀

張順孫

張順孫字子活仁同人　文科兵判時貪汚黨安老辛卯拜相至領　追奪後敘文肅公

韓效元

韓效元字元之清州人　文科　辛卯拜相至領章成公

安老比隣不数年驟至大拜

金謹思

金謹思字明勉延安人勘姪　文科癸巳拜相至
領梁淵劾通特羅黜

金安老

金安老字順叔詮姪訢子延安人號希樂堂　文
魁甲申遠竄丙戌移豐德庚寅召還甲午拜相至左
丁酉賜死

安老丰姿端妙終日端坐不動望之如冠玉然脫
衣服則無一摺痕但舉眼時妖態可掬　逐睡篇

尹殷輔　戊子生甲辰卒年七十七　室陽城李元
　　楨女　洪彦弼撰神道碑

尹殷輔字商卿海平人甲寅文科乙未拜相至領與
謹思安老啓請竄元老兄弟靖成公

柳溥

柳溥字彦博順汀姪　文科丙申拜相至左安老
敗後復入相被論通文成公
竄元老兄弟　尹殷輔

洪彥弼

洪彥弼字子美南陽人號默齋　文科燕山時謫丁酉拜相至領　明宗初以院相參偽勳文僖公耆社中廟於己卯之人屢欲從公論赦宥而彥弼輒生忌嫉之心防啓不已其為惡如何哉恥齋日錄

洪相性本懦弱見害必避又不喜儒者嫉靜庵如讎諉以避嫌與靜庵為內外從必阻其伸雪之路蘓齋日記

甲子春講經臨時彥弼問於盲人曰今年吾為壯

元乎卜者曰以吾觀之壯元不可望丙寅當為及第及就講得盡二十分盖有餘經也亟召謂之曰吾既準講爾言妄矣卜者良久曰非但不能及第當有大厄立至小心小心語未了以罪人弟子下獄被謫及

中廟改玉許直赴殿試 寄齋雜記

公律身儉素不喜紛華嘗遇初度子弟欲以歌管佐酒公曰吾叨據崇高恒懷戒慎敢當聲妓之娛乎服飾之侈美者亦却不御子婿官已通顯每候門屏悉除呵辟

癸未邊警方急公為領府事合坐賓廳公自經草

洪彥弼

士氣常沈困坐必合眼兵判李珥進謁公合眼而問曰誰耶答曰兵判李珥也公曰當此之時國家多事兵務最緊聞令公勤於奉職深用嘉悅更可加勉盡心國事珥拜受而退曰大臣體面今日始見矣忍齋雜錄

公家法甚嚴子暹非着表衣不敢入謁官為判書嘗乘軺軒母宋氏喜甚言於公公瞿然即招暹嚴責曰吾方居相位汝今又判書恒懼盛滿汝何敢晏然乘軺非了家之福也因使暹乘軺周匝於庭中暹惶恐更不敢乘軺其謹慎如此竹窓閒話

金克成 今載書辛甲午丙辰魁司馬二十五文魁

金克成字成之光州人戊午文魁丁酉拜右相己亥卒忠貞公靖國功臣光城府院君

辛卯安老陰構與鄭光弼同貶配興德安老伏誅還拜贊成俄進右相 月仍集碑序

兩科居魁華聞早蔚而既登朝廷不以文翰見用或歷戎幕或淹邊閫不能一日安於經幄盖公之經綸籌略已自廊廟之具邦家之所以待之者不淺西急虜則西南急倭則南興禮非公不可三為宗伯衡人物掌邦政非公不可屢長兩銓國家以公輕重者

殆三十年今載止今

尹仁鏡

尹仁鏡字鏡之坡平人
明宗初忝偽勳孝成公

文科戊戌拜相至領

尹仁鏡

中宗朝文衡

申用漑見相臣　　今載入遊山朝

南袞見相臣

李荇見相臣

金安老見相臣

蘇世讓

蘇世讓字彦謙　人号退休又暘谷中宗己卯文科文衡贊成公與申光漢鄭士龍同時而李荇於公最所稱許屢言於　上曰蘇世讓當為主文之人不可置於下位故公自通政陞嘉善至貳憲皆荇所請也公乞養授

洪州牧赴任未數月荐又言文章之士不宜外出
上即命召还芝峯
公雖爲士論所斥早退家居享清閒之福者殆二
十年近世詞人考終富貴無出其右者芝峯

金安國八已卯黨籍

成去昌八已卯黨籍

中宗朝名臣

李諝

李諝字　人官贊成已巳年

公生長豪貴而性儉素不修邊幅自筮仕至判書執公不撓關節不到嘗為刑判成（知敦寧）世明有私囑公壽鄙之及逢於閑庭世朝進揖又欲致款公揮而絕之曰宰相敢區區何足示人世明幾仆地其質朴無文奉法不撓多類是官至贊成年朝野惜之至以比包圖羅云　陰崖雜記

李世英

李士英字　陽城人　成廟丁酉文科　庚午率公律身清儉不隨世低昂國法都承旨與政批故多所關請世英為承旨獨拱默不言政曹堂上嫌其自擅告曰令公何不一有所言公曰奉寶璽出納　王命承旨之任若其進退賢否各當其才有司在焉同列愧謝及安潤德繼公為承旨不旬月官其姻婭舊恩殆盡時人尤重公之介焉時方以公輔期之以開城留守不幸早世朝野惜之　陰崖雜記

許硡　許硡字　陽川人官贊成琛子燕山癸亥文科

反正後公以持平論執原從功臣受者不已朴元宗啓於筵席曰果如臺諫之言則孰能安心乎出入之際顏色憤憤公獨出啓曰朴元宗　上前發怒其他可知古有跋扈之臣正謂此也元宗惶悚無地伏泣不已　上慰之曰持平之見過矣承政出入衣服有聲故也同列壯之　名臣錄

朴紹　成世純

趙宗敬　任申謙

任權　任樞

成夢井

趙元紀字理之高麗摠管良琪六代孫癸卯進士丙辰文科燕山欲觀史草公以修撰力諫觸怒見罷甲子坐前事被謫　中宗改玉拜司成公以無解武事除慶源府使民夷咸懷金粟馬羊之謠聞于朝上特拜大司諫　余載

公清白朴厚常在銀臺適新掃理諸公曰此地清嚴食何物而可當此臺公曰雖食黃茨菰可也一院大笑蓋公之所嗜而其忠朴可見　侯鯖瓚語

上欲擢清白殊異者用以激礪拜同知中樞移拜

副提學嘉善副學自公始又以吏曹參判出按湖南

上思公清白直擢拜刑曹判書 僉載

壬辰 上下教政府曰廷臣有清節素著至老不變爲衆信服者啓之政府以參贊趙元紀對命超階崇政判義禁府事公居官廉潔鯁直及堂封之餘必先周娣妹以及親黨之孤寡自奉甚薄晏如也其陞嘉善資憲亦皆以清白褒之也 前言往行錄

靜菴即公之從子也聲名太盛公深以爲憂在慶源時貽書戒之 名臣錄

洪彥弼姪光祖書曰羨子彥弼字羨之之授閑真男兒事也

兼怨之地豈敢久處騎虎善下自古所難雖敗亦榮況典簿閑雅之地乎直孝之鷹真希世事誠可賀也喜與憂并敢有別叩備在人用在天夫人特盡其在我者爾威名之下其實難副夫既有譽之者則毀之者又從而擠之矣有譽則有毀此古今通患也操履之慎於茲尤難若危言狂驕害己敗身之戒則吾於孝直不當警也唯吾之所憂則不在是也凡人聲居天地中不可以高飛遠走則必須小周於俗庶免為衆所嫉者杜祈公嘗戒門人曰切當鞠晦毀方足合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而祇足取禍爾今吾之

識不及杜之 於杜
涯涘而汝之知有裕於杜之門人則宜不以此警於汝也然今之時與杜之時又加遼矣而世路險巇又萬倍焉則吾之所戒豈無所見而然耶去秋四館之議亦其一驗也當其時不有一二君子沮而抑之則其能無窘於砭者之鋒耶今聞被薦而求免於選用汝之心必以為一繫名韁恐不專所業而然也然吾家世自先祖以廉謹自守計不在溫飽而兄又早逝汝之兄弟三人俱業儒未成寡妹偏側言可寒心吾亦自甲子亂離来盪家業幾盡雖復見天日猶以迂拙殆不能還成家業轉轍僑寓勤勤

倍昔今則邊守萬里無意家事辛勤萬狀未易殫記
躬自不閱況望頇他仕不為貧而有時為貧為貧之
仕豈非今也其時乎以家貧親老比不能專業則為
有間矣況前聖以爵祿之辭至比於蹈刃凡人之樂
於好事者安知不以此為矯情之誚耶此吾所憂也
然則是舉非喜也乃所以憂之也唯無咎無譽真保
身之道也昔馬伏波在交趾為書以戒兄子嚴敦今
汝之所趨雖不類於嚴敦而吾之所以戒兄曹欲不
失令名成家業全門戶之意則未始不同於馬伏波
也裨官雜記丙辰丁巳錄

公幼不好弄退然有安重氣象年九歲嘗著象戲其父習藝裹孫適見之私語其婦曰吾兒已學無益之事將何以成立乎男兒生而願為賢行父母之望也而今如此將何賴乎公竊聞之即垂淚告父母曰吾偶然學之非知無益而為之此戲若害于身豈敢學之以貽父母憂乎自今以後擔不復為平生遂不著也有清白節雖位居宰輔樂廬短堵僅庇風雨皮厨甖儲不過鹽菜人視之不堪而公樂而不厭人有饋遺少不合義必辭若將浼焉其甖素履然也年七十七而卒 丙辰丁巳條

公性忠孝節儉執親喪三年不出廬外平生恪謹
職事雖祁寒盛暑未嘗一日在告

宋欽字 宋欽
孝憲 人官判中樞號知止堂清白吏證
以清素恬退與趙元紀齊名

屢增一品

公每於出宰赴任之際新迎馬只三匹蓋公之所乘者一馬而母與妻一馬故時人謂之三馬太守曾守礪山之日郡傍大路無物接賓故別作釀酒法名壺山春

知止堂行狀

黃衡 壯武公昌原人官至判書

有田舍在江華蒜尾亭常植松數千株人問曰公已垂老何用多種為公曰後世當自知之及 宣廟壬辰金千鎰崔遠入保江都凡舟楫器械皆辦于此用之不盡丁酉楊鎬將挾 上就江都府官斫取為行

宮峙備及庵廬砦柵人始服公先識 識小錄

公代朴元宗為北兵使拜辭之日元宗佩酒出祖於東郊書國有大事公可少留八字於掌中乘行酒之隙潛示之盖大計已定之後也公托醉若不見而去到抱川聞反正 寄齋

江華舊宅今為月串鎮舍棟宇結構鞏固如新相傳欲有改易輒致災異階下有叢竹馬島旋軍時移来手植云 江華志

曹彦亨

曹彦亨字　　人南冥植之父

公性嫉惡好善不能與世俯仰由銓郎至執義屢銓屢起與姜渾竹馬交郎長亦不衰及見渾在廢朝所為憤疾不置丁卯戊辰間以端川郡守聞渾按節到郡（時為監司）遂治行戒家人脩濁醪一桶吏言監司將近禮當祗迎公稱病日將昏以紺色直領曳分套率一奴携酒桶直詣上房外呼曰渾之何在姜聞其聲急起而開門迎笑曰吾在此彦亨就坐未寒暄先曰天寒子可飲乎自取大盃飲之而

無肴渾亦自酌飲過三巡彥亨曰子之前日所為狗
彘不若誰食其餘子在少時聰慧敏給以為可交豈
知挾少技行身無狀至於此極乎生不如死之為愈
也僕欲貽書絕交欲一見責之今已相見我當明日
去矣更飲一盃又連饋三盃渾低首無言垂涕而已
明日彥亨遂棄官而去後至判校而終南眞義氣激
揚之風蓋有所自云 齊齋

周世鵬 中廟朝湖堂

周世鵬字景游尚州人號慎齋 中宗壬午文科戶參

公母病劇焚香禱天是夜夢人與白絲八兩曰病瘳後八十日而歿始知八兩乃延八十日之兆 本集

丁父艱廬墓每三日一來省母一不到私室所畜犬常出入隨行與之肉不食人以為孝誠所感 上仝

年七歲母病久不梳親自沐膏接髮緣虱而去之人奇之 上仝

守豐基創建紹修書院詳典故

嘗在玉堂有一提學持論不正公面斥曰公乃曲提學其人有慚色丙子條

魚得江字子游咸從人號灌圃又渾池山人　文科　所著有東洲集

魚得江居嶺南之晉州有文學雅致自登第後皆乞外郡性恬退絶意仕宦朝廷以華要召之皆不就構小屋于山水之間絶去家累只率小僮一人略具朝夕之供淡若僧居與人語雜以謔浪一日與人對坐有人傳言都事鄭萬鍾通拜文學而去云魚輒應聲曰吾嘗為文學何以云鄭也為之左右怪問之魚曰不曰文學子游子夏乎聞者絶倒思齋摭言

性真率恬澹無威儀居處淡泊禪室不如也中
廟朝為大諫棄官歸鄉終不起 丙丁錄適庵集

中宗朝遺逸

徐敬德 年五十八 孫祐申登武科官至南道節度使

徐敬德字可久號花潭唐城人父修義副尉好蓄世
唐豐德娶松京固帝焉公年近志學始知讀書

中宗朝遺逸

徐敬德　年五十八　孫祐申登武科官至南道節度使

徐敬德字花潭號花潭唐城人父修義副尉好蓄世
居豐德駕松京因家焉公年近志學始知讀書

母　氏嘗夢入夫子廟生公

卜居松都之花潭聰明剛毅有絶人之資十八始

讀大學閉戶危坐專以格物為事既久取經傳讀之若有冥契於是益沈潛涵養以性理之學自任尤邃易經牲至孝居喪不食鹽菜平生不作崖異之行與鄉人語未嘗見其有異也以親命嘗赴辛卯可馬試中焉其後不復赴舉 中廟末年用大臣薦授孝陵參奉不起竟以布衣終所著太虛說原理氣鬼神死生論皆藏於家自號復齋學者稱為花潭先生 稗官雜記

幼時受書傳於隣儒至暮三百大文便踰牆而去公問其故儒曰舉世鮮曉者人皆不讀公因自思若實不可知處先儒何用載在經傳因請學其句讀諷

誦十五日不知幾千篇自然通曉 前言往行錄

專以窮格為事或默坐累日其窮理如欲窮天之理則書天字于壁上既窮之後更書他字其精思力求非人所及如是累年於道理上恍然心明其學不事讀書專用探索既得之後讀書以證之常曰我亦得師故用功至深後人依吾言則用功不至如我之勞矣其論理多主橫渠之說微與程朱不同而自得之樂非人所可測也常充然恍豫世間得失是非榮辱皆不以入其胷次焉 石渠日記

着格物時列書名目以次窮索方思一物未了起

如厠厠上寤思不輟移時空起若做三年晝忘食夜忘寢者或數日閉門危坐极上不施藉鋪氣血欝滯聞聲輒驚遂遊下三道名山晚年乃還自後充健動靜皆安遇山水佳處輒起舞 前言往行錄 眉宇明快眼若曙星 上仝

寤不事治産屢空忍飢人所不堪而處之晏如也門生姜文佑齎米来謁敬德坐于花潭上日已再午論議動人容無困悴之色文佑入厨問其家人則自昨粮絶不炊云 石潭日記

議論時與聖賢有差異故李滉以為非儒者正脉

云上仝

鄉隣化其德有爭辯則不之官府而來咨決焉

明廟朝贈戶曹佐郎　宣廟朝請加贈朴淳許曄

是其門人故主論尤力　上曰敬德所著書予取而

觀之則不及於修身之事無乃是數學耶且其工夫

多有可疑處李珥曰敬德之學出於橫渠其所著書

若謂之洽合聖賢之旨臣不知也深思遠詣多自得

之妙非文字言語之學也　上遂贈右議政謚文景

石潭日記　許曄每尊敬德以為可繼其子之

珥論敬德之學出於橫渠責珥曰君言如此僕所深

憂若曰花潭之學無邵張程朱則可矣君專讀書十餘年後可論花潭地位珥曰悳珥讀書逾久而逾與公見背馳也先是曄謂李滉曰花潭可比橫渠滉曰花潭所著何書可比正蒙何書可比東西銘曄無語至是誇張益深可謂不知而忘言也上仝

花潭其質似朴而實誕其學似高而實駁其論理氣處出入連累全不分晓退溪集

嘗有詩曰讀書當日志經綸歲暮還甘顏氏貧富貴有爭難下手林泉無禁可安身採山釣水堪充腹咏月吟風足暢神學到不疑真快活免教虛作百年

人其志之所存可想見矣 象村集

趙龍門見有以詩来示者曰此乃花潭之作詩曰將身無愧立中天興入清和境界遠不是吾心薄卿相從来素志在林泉誠明事業恢遊刃玄妙樂閑好着鞭主敬工夫方對越滿窓風月自悠然龍門深疑其自許太過遂次其韻曰至人心迹本同天少智區區滯一邊謾說軒裳為桎梏誰知城市既林泉舟逢急水難回棹馬在長途合受鞭誠敬固非容易做誦君佳句問其然因袖詩往見花潭曰見可久然字韻詩甚好且誠明事業已做了至於浩浩其天可久之

學到此地位豈不可仰花潭終始牢辭曰非吾作龍門遂不示其和詩其後花潭集刊出此詩在其中題曰贈趙景陽景陽龍門字也其不可傳信如此龍門子孔賓等以所嘗親聞者言於李濟臣且曰實今宰臣甚少日乘豪興自作之而因戲謂花潭詩云（侯鯖瑣語）

許曄嘗以七月就公往花潭已六日矣秋潦方漲不得渡日將夕湍稍減僅涉而至公方鼓琴高咏曄請炊夕飯公曰吾亦不食可並炊之僕入厨則苔滿鼎中曄怪問其故公曰阻水六日家人不得至吾久廢食鼎其生鮮也曄仰覩其容了無飢乏之色（識小錄）

真娘開城盲女之子性倜儻類男子工琴善歌常
邀遊山水間自楓岳歷太白暨異至錦城州官方宴
即使聲效滿坐真娘以弊衣垢面直坐
其上扪蝨自若謳彈無少怍諸效氣憚平生慕花潭為人必携琴釀酒
詣潭墅盡歡而去每言知足老禪三十年面壁亦為
我所壞惟花潭先生眠處累年終不及亂是真聖人
常白于花潭曰松都有三絶公曰云何曰朴淵瀑及
先生暨我也公笑之識小錄

柳藕　西峯處士　僉載書卒

柳藕字養清文化人一云晉州人司瞻正自濱之子請益於金宏弼勵志勤苦玩心性命之學而探賾六籍溯沿濂洛蹈實地而避虛名人無知者及其學益老而德逾高俯仰今古嘯咏乾坤明天運之變化察世道之推遷浩然嘉遯翛然自樂嘗語學者曰曰夷之名皆以稟質之似例別其號南蠻以虫北狄以犬西戎以戈東夷以人東土之異乎三裔者此也然加以一弓故善弓而懶文論許魯齋出處曰非後生所及但以孟子勸齊梁行王道觀之庶不失其要或問

金東峯大賢否曰大賢則簞食陋巷樂而無憂東峯豪邁快活則有之恐未及此地位 名臣錄

公不事表襮清虛莊重不甚取異樂道人之善而惡言未嘗出諸口實於己而及人人亦樂從妻子不免饑寒處之怡然淨掃端坐唯以訓誨後輩為務培植人材功實多焉天文卜筮律呂算數書盡各極其妙燕山甲子召詣政院問其所學使之退去竟不及禍年六十五卒

寒暄遇禍心喪三年 毋有宿痾推究醫術手自劑藥 名賢錄

嘗曰已卯士人已功未盡徑欲治人事多不從賢良科尤為苟且

嘗聞淵泉變理(埋)魚鱉耗盡曰物亦如此人從可知自此連年亢旱民日困迫公之言始驗

仁宗朝故事本末

仁宗

仁宗荣靖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大王諱皓字天胤
中宗元子章敬王后以正德十年乙亥中宗十年 二月
二十五日癸丑誕于景福宮庚辰冊封王世子壬午
行冠禮入學甲辰受禪乙巳七月朔日辛酉景遐于
景福宮之清讌樓下小寢在位纔八月壽三十一 皇
朝謚荣靖寵禄光大曰荣 孝陵高陽禧陵西岡艮
坐坤向乙巳十月
十五日葵有表石

妃孝順恭懿仁聖王后朴氏籍羅州僉知中樞府

事贈領議政錦城府院君壙女正德九年甲戌十月
翔日庚寅誕甲申册封世子嬪行嘉禮甲辰進封王
妃萬曆丁丑 宣祖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辛巳昇遐壽六
十四 孝陵 大王陵同原戊寅十五日葵

仁宗